



# 美國的孤兒

何以聽編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# 美 国 的 孤 儿

何 以 聰 編 著  
馬 如 瑩 裝 帧

\*

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 海 延 安 西 路 1538 号)

上 海 市 書 刊 出 版 經 营 許 可 證 出 014 号

上 海 新 華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总 經 售

\*

書 号：社1048（初中）

开 本 787×1092 毫 1/28 印 张 1 2/7 插 頁 1 字 数 21000

1957年7月第1版

195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6000 定 价(3) 0.12 元

718.4  
178

基藏

## 内 容 提 要

1950年，美国发生一件震动全世界的冤狱，就是无辜的罗森堡夫妇被判处死刑的案件。这本书通过罗森堡夫妇的两个孩子米盖尔和罗比的生活，反映出美国政府怎样迫害热爱真理的人民。



统一书号：R 10024·1607

定 价：0.12 元

米盖尔和罗比



朱丽叶斯·罗森堡



爱瑟·罗森堡



## 目 录

勤勞而愉快的羅森堡家庭	1
“惡狼”奪去了爸爸媽媽	4
白宮的陰謀	7
不蓋爾在收容所里給爸爸祝賀生日	14
死囚獄里的會面	17
良心	22
最後一次會面	28
“假如我們死了”	33

## 勤勞而愉快的罗森堡家庭

“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?”

“爸爸会回来的，好孩子，別着急!”

“爸爸答应今天給我們买礼物回来的。媽，你猜爸爸会买什么礼物?”

傍晚的太阳光，淡淡地照在窗子上，小罗比坐在媽媽膝蓋上，七岁的米盖尔虽然只比罗比大四岁，但他跟媽媽学彈六弦琴已經学得很好了。現在他已經練好了最后一遍鵝媽媽歌，倚在媽媽椅子边上等待着爸爸回来。

“小罗比，你猜猜爸爸会买来什么礼物?”米盖尔学着大人的口气問弟弟，好象他自己并不着急似的。

“櫻桃!”小罗比挑自己最喜欢的說着，因为今年春天爸爸买来过一次櫻桃。

“不对，不对，櫻桃要在四月里才有，現在已經七月了，怎么会有櫻桃!”

米盖尔神气地搖着一头金色鬈髮，他那長長瘦瘦的影子，隨

着淡淡的太阳光投在房间正中的地板上，很象一个正在演唱的音乐家。

“小橡皮球……長毛熊……小絨兔……大白象……风景画片……”

小罗比咿咿呀呀地随口猜着。

米盖尔却希望爸爸带来一种音乐方面的玩意儿；他一本正经地回答着弟弟：

“风景画片？爸爸早就买给你了。唔！不是吗？5月6日你生日那天……不会再买这些了。小絨兔、大白象、長毛熊，不是都已經躺在你的玩具箱子里了么？”

小罗比想到了長毛熊，就从媽媽膝盖上滚下来，胖胖的小身体一摇一摆地跑到椅子后面，用勁地拖出了玩具箱子。玩具箱里裝滿了形形色色的玩具，最大的就是那个黑絨做成的，裝着兩顆金黃色眼睛的長毛熊。媽媽瞧着肥胖结实、搖搖摆摆走着的小罗比，正和那个小熊兒十分相象，不由得笑了起来。她裝着去搶小罗比手中的小熊，把小罗比和小熊抱在一起，玩具箱“嘩”的一声翻倒在地上了。小罗比大笑着，媽媽也笑着；米盖尔終于抛开了音乐家的派头，爬到玩具堆里叫嚷起来了。

“呀”地一声，房門开了，爸爸进来了。

米盖尔，小罗比一齐扑向爸爸：

“爸爸，礼物！”

“爸爸，玩具！”

爸爸故意把手里的紙盒举得高高地，逗引着孩子：

“好孩子，閉起眼睛，礼物就出来了。”

孩子們听话地閉起了小眼睛，爸爸把紙盒放在台子上，輕輕地解开縛着紙盒的繩子：

“——二——三！看吧！孩子們！”

“啊！唱片！”米盖尔叫了起来，藍色的眼珠閃出了喜悅的光芒。

“看吧，孩子，全是你們心愛的唱片。”

米盖尔小心地从盒子里拿出唱片来。

“啊！一張——旗上星閃閃；一張——哥倫比亞是海洋的珍珠。媽媽快来看呀，就是那兩張好唱片呀！”

媽媽收拾好了地板上的玩具，接过爸爸手里的帽子、衣服，走向廚房去了。

不多一会，一家人已經坐在餐桌上，一面吃飯，一面听着新买来的唱片。晚餐后，鄰家的孩子們也来参加了这个音乐活动。媽媽在老式鋼琴上彈着，米盖尔表演了一次六弦琴，大家又听媽媽唱歌，这是罗森堡家庭里每晚必定举行的小小音乐会。

“明天下午，爸爸帶我們乘地下火車去玩动物园好不好？”

米盖尔忽然想起明天是周末，叫了起来，他的腦子里还留着上次跟爸爸媽媽去动物园的印象：各种各样奇怪的动物……

爸爸笑着摆了摆手，一面却故意放低了声音神秘地说：

“不！好孩子，我們不去动物园，我們到宾夕凡尼亞車站上

觀光旅行去怎么样?”

“觀光旅行”这是多么新鮮的玩意兒呀！米盖尔摟着爸爸脖子跳了起来，小罗比也湊热闹地拍着手。

月亮升起来了，鄰居們回去了。媽媽唱了最后一支歌——勃拉姆催眠曲；給孩子們床头邊放好了画片和汽車——这是明天早晨的玩具。孩子們道了“晚安”——

### “惡狼”夺去了爸爸媽媽

1950年7月17日。

爸爸、媽媽、米盖尔和小罗比，亲密地聚在一起。

突然进来了三个陌生人，是米盖尔从来没有看见过的陌生人。其中兩個人立刻把爸爸挾在中間，另外一个人就在房間里到处乱鑽乱翻起来。

爸爸明白了，这是特务——美国出名的联邦調查局的密探。米盖尔不知道这三个是什么人，但是从他們那些不三不四的服裝上，从那种使人討厭的凶險的臉色上，特別是从那低低的大帽子底下射出来的阴森森的眼光里，米盖尔觉得这三个决不是好人，好人决不是这样看人的。但是，他們有什么权利挾住爸爸，使爸爸动也不能动？媽媽为什么允許这些陌生人翻弄自己的房間呢？

鋼琴蓋被搞得乒乓乓地响着，六弦琴掉在地上了。

好象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这种眼光——阴森森的、綠的……

“搜查”进行到書架上去了。心爱的書籍一本本給胡乱地丢在地板上。有一本印着彩色封面的書，使米盖尔感到特別刺目。那是一本图画故事：勇士和恶狼。彩色封面上露出恶狼的眼睛。

“哦，是了。……就是它！……就是这阴森森的眼光，就是这发着綠光的眼珠……是的，就是这恶狼！……它从森林后面扑向美丽的公主，……”

“恶狼”繼續在搜查，还时时回过头来看媽媽一眼。突然，“嘩啦”一声，罗比的玩具箱被“恶狼”踢翻了，立刻，長毛熊、小絨兔、大白象、小橡皮球，滾滿了一地。但是今天这些玩具一点也引不起米盖尔的兴趣。

媽媽担心地看了一下小罗比，罗比倒沒有哭，他只对被损坏了的玩具箱嘟了嘟嘴，回过身去，一下扭开了收音机。这可好了，收音机“哇呀呀”地大声地嚷了起来，三个特务一下倒呆住了，这就是三岁小弟弟給“恶狼”的打击！

等到“恶狼”清醒过来，其中一个立刻跳过去，把罗比狠狠地推到一旁，“拍”地一声关掉收音机。小罗比大哭大嚷了起来。媽媽忍不住了，跑到小罗比身边，把他摟在怀里。

月亮升起来了，淡淡的光照射着一房間零乱的东西，照着媽媽、米盖尔和小罗比憤怒的臉；但是爸爸已經不在了，爸爸被“恶狼”銜去了。

每天晚上，孩子們習慣地挨在媽媽的椅子旁，但是已經不能等待爸爸回來了，再也聽不見熟悉的爸爸的脚步聲、開門聲和溫和的笑聲了。媽媽還是照樣為孩子們唱着歌，但是從歌聲里已經嘗不到快樂溫暖的滋味了。有一次為了好讓媽媽輕鬆一下，米蓋爾想放一張唱片給媽媽聽；可是一看見唱片上印着的銀字——“旗上星閃閃”——眼前立刻浮現出那晚爸爸買這張唱片回家時的歡樂情景……孩子的手傷心地垂下來了。

媽媽是堅強的。她一面代替爸爸維持着他們開設的小機器鋪，使它不致關門；一面要想辦法去探望爸爸，寫信去安慰爸爸。每當小羅比提起爸爸的時候，媽媽總是用快樂的聲調來回答，不過，這可瞞不過米蓋爾。特別是在每天晚上，當孩子們向媽媽道了“晚安”以後，米蓋爾不止一次地看到媽媽眼角上挂着淚珠。

不到三個星期，“惡狼”又把媽媽銜去了。

那是8月11日。媽媽到政府的特別陪審團里去，從此就沒有回來。米蓋爾十分敏感，不停地在計算着時刻。小羅比可忍耐不住了，一遍一遍地叨念着“媽咪——媽咪——”。

米蓋爾懂得現在該怎樣做哥哥了。想起了那天晚上爸爸在“惡狼”面前所表現的堅強的姿態，他就把頭仰得更靠后些，他在用自己的力量安慰弟弟。

不知過去了多少時候——米蓋爾已經算不清了——突然，電話鈴响了，就象媽媽會從電話機里跳出來一樣，米蓋爾冲了過去。啊！果然是媽媽的聲音！米蓋爾不由得打了一個寒顫，電

話听筒險些兒从手里滑了下来。

“米盖尔，你記得爸爸上次出了什么事么，亲爱的？……”

媽媽的語氣虽然显得很溫和，但这已經說明媽媽从此不能再回來了。米盖尔模糊地意識到：自己和弟弟从此不但失去了亲爱的爸爸，也失去了亲爱的媽媽了！米盖尔再也忍耐不住了，他慘叫了一声，昏过去了。

## 白宮的陰謀

一連串的疑問，經常糾纏着米盖尔。

爸爸媽媽是这么善良，別人为什么要陷害爸爸和媽媽？

最使米盖尔惊奇的是大卫舅舅。

媽媽一向待大卫舅舅很好，可是他待媽媽却不好。大卫舅舅早已被捕，聽說他控告爸爸媽媽是間諜。間諜是很凶惡的；爸爸媽媽連听到小罗比的哭声都会心里难过，难道会是間諜？

但是大卫舅舅为什么要說謊？人家为什么只相信大卫舅舅的話，却不相信爸爸媽媽？

米盖尔努力寻求着这些疑問的答案。

一个寒冷的下午，米盖尔偶然到鄰近一个同学的家里去。

同学家的客厅又大又漂亮，同学的媽媽客气地接待着他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宝贝。”一只散发着香气的胖手撫摸着

小米克的金色鬈髮。

“米盖尔。”

他很有礼貌的回答，温柔的撫摸使他想起了媽媽。

大概是米盖尔文雅的态度使这位媽媽发生了好感，她竟称赞起他来了。

“好孩子，請你常到我們家里来作客吧！你爸爸叫什么名字？”

米盖尔高兴地回答着：

“我的爸爸叫朱丽叶斯·罗森堡，爱瑟·罗森堡就是我的媽媽。”

想不到他剛說完，那溫暖的手突然縮回去了，同学的媽媽吃惊地睜圓了眼睛。

“罗森堡?……我的上帝!……哪一個罗森堡?难道是……”

米盖尔楞住了，他想不到爸爸媽媽的名字会使她害怕到这个地步，他不知道該怎么才好。同学的媽媽双手蒙着臉，十分可怕地叫喊着：

“快出去！……啊呀！間諜……間諜的兒子，快出去……啊呀，我的上帝……”

怀着新的恐惧和痛苦，米盖尔被关到門外去了。

也是一个寒冷的下午，米盖尔終于忍不住了，他問外婆：

“大卫舅舅为什么要說謊？他为什么硬說爸爸媽媽是間諜？”

“說什么謊？大卫舅舅說什么謊？是你爸爸媽媽自己做的間諜！”

外婆的回答是不公正的，可是這絲毫不奇怪。因為外婆最偏護大卫舅舅。為了大卫舅舅，她可以什么都不管。

“你看，”外婆的聲音象冰一樣冷，她絮絮呱呱地說，“法院就要開審了，政府說你爸爸媽媽把原子彈秘密送給了俄國人。証人可多着哩，有美國的科學家，有將軍，聽說有117個証人吶！……報紙還登着：審判過程要經過三個月哩！……這都不關我的事。老天哪！可害了我的大卫啦！……”

外婆一提到大卫舅舅，就象一只受了傷的狼似的嚎叫了起來。

在這個時候，只有一個人常常來幫助米蓋爾揭開這個謎。  
這個人就是布洛克律師。

那是一個下午，米蓋爾和羅比躺在一起。“呀”的一聲，門開了，進來一個高大的、十分強壯又十分和氣的人。他象老朋友似地自己脫下帽子，然後回過頭來向著他們兄弟倆：

“你好，米蓋爾！”

“你好，羅比！”

他象對待大人一樣很有禮貌地說著。

“我叫布洛克。美國的公民叫我向你倆問好！唔……現在就讓我們來做個朋友吧！”

他說着就坐下来，拿出一袋糖果，和小兄弟倆亲热地攀談起来。

布洛克律师每天进进出出，十分忙碌。米盖尔知道他在忙着替爸爸媽媽伸冤。虽然这样忙，他还是常常抽空来看小兄弟倆，有时和他的妻子一起来，还送給罗比兩支牧童手枪。每次都是这样，一坐下来，他总要安慰米盖尔：

“不要害怕，米盖尔。爸爸媽媽是好人，大家都已經知道他們是好人，好人是害不死的，咱們大伙兒会来帮助爸爸媽媽的，米盖尔。”

“別人为什么要陷害爸爸媽媽呢？”米盖尔还弄不清到底是誰在陷害爸爸媽媽。

“米盖尔，好些事情你还不能知道，你还小……”布洛克律师看見米盖尔伤心起来了，赶快拉住他的手，“別难过，別难过。我可以告訴你，只有很少很少一些人要想陷害爸爸媽媽，那就是我們美国的政府。政府，你懂么，米盖尔？那就是住在白宫里的，比方說，象我們叫他‘總統’的人。”

“總統，我認識，我从報紙上看見過他的照片。但是，他为什么要陷害爸爸媽媽呢？爸爸媽媽并没有得罪过他呀！”

“該怎么对你說才好呢，米盖尔，我的朋友，”布洛克律师叹了一口气說，“好吧，就这么比方說吧。總統要去攻打另外一個國家，但是找不到理由，他就假造一个理由出来，說是那个国家

偷了我們的东西。这么一来，他就可以有理由去攻打那个国家了。就是这么回事，米盖尔，我們的政府要去攻打苏联，但是找不到理由；現在他可找到理由了，他說苏联从我們这里偷去了原子弹的秘密，是你爸爸媽媽偷給他們的。他要你爸爸媽媽承認是間諜，曾經替苏联偷了这个秘密，这样，他就可以对所有的人說：‘看吧！現在俄国人的間諜也給我們捉到了，俄国人的阴谋是千真万确的了，还是讓我們先下手去攻打俄国人吧！’这样，他就可以去攻打苏联了，他就又可以从美国人民的手中拿去許多錢，帮那些資本家发大財了。这就是他們为什么要陷害你爸爸媽媽的原因，懂不懂，米盖尔？’

布洛克律师的話，使米盖尔的胆子大了一些；可是外婆在旁边还是半信半疑地搖着头。

1951年4月5日，就是“惡狼”銜去爸爸媽媽的第九个月，美国政府判决把爸爸媽媽电刑处死，并且把爸爸媽媽分別关到紐約最龐大、最阴森的辛辛死獄里。

兄弟倆离开爸爸媽媽越来越远了。

是一个阴沉的下午，外婆的房間里聚集了許多人，有的是米盖尔認識的，有的不認識。米盖尔看到外婆又在为大卫舅舅而伤心了，她想說什么，但布洛克律师摆了摆手，对她说：

“現在您总該明白了，老太太！現在事情已經很清楚了，这